

姜貴的小說

■ 惠 天

記亞洲年會臺灣文學討論會

新春霧雨裏，乘中午班灰狗巴士去波士頓參加亞洲年會，那是三月的最後一天。我很喜歡乘長途巴士，特別是中午到傍晚的巴士，爲的是貪看公路兩邊的景色變化。住在紐約的美國人，常說紐約這個五色雜處，萬象懸殊的大都會，並不能代表真正的美國，要認識美國，該走出紐約。真正走出紐約了，仍會感到美國和其他國名地名一樣，只是一個抽象名詞，既抓不住，也嗅不着。

什麼才是真正的美國？實在無法具體揣摩。倒是樹林多於草地，草地多於農田，說明了美國的蘊藏正多。多角菱形的、立體交叉的、大圈圈裏套小圈圈的、以及伸直向無邊遠方的平坦公路，穿過樹林，分開原野，連結起隱現掩映的彩色家屋，也連結起住在房屋的人心人力。這也許就是「鄉村城市化」的寫照吧。

最令人神往的，是車窗外傍晚前的初春景色。套用幾個舊詞彙，形容它是「夕陽、烟霧、人家；禿樹、衰草、寒鴉」，或許貼切。遠天近林，在雨消雲散的薄暮霞輝裏，給人一種似幻又真的淒迷感。隨着車輪飛馳，眺望過的景色被拋落得越來越遠。「逝者如斯夫！」新的景色，却往往比舊的更加絢麗，更多變化。

就這樣，在「白日夢」樣的默想裏，不知不覺的到了波士頓

在波城希爾頓旅社舉行的「亞洲研究學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今年是它的第二十六屆年會。參加的據說有三千人。今年的議程，三天共計列了六十七個同時在不同場地舉行的會議，有關中國問題的佔二十五個。其中談中古和近代中國歷史問題的十五個，談現代臺灣問題的兩個。夏志清教授主持的現代「臺灣文學」(Literature in Taiwan)討論會，是最吸引人的熱門會議之一。

夏先生在哥倫比亞大學教中國古典小說和現代文學，他的學生，遍及美亞。他的作品，散見臺、港、美國各中英文報刊，香港「明報」經常有他的長篇連載，臺灣「幼獅文藝」三月號有他的近著「文學的前途」。他在授課之餘，更著書立說，英文版「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國古典小說」、「中國二十世紀小說選」等都在刊印發行中，難怪他的聽眾，坐滿座椅，坐滿地毯，坐不進來的，只好從門口站到走廊。

夏先生開場白說，他對這個會議有三點說明：第一，它是自由中國文學作品和作者第一次在美國學術會議上被正式提出討論的。第二，臺上的「主講人」和臺下的「聽眾」，都有當代的作家參加。第三，這個會議充分反映了自由中國作家們的成就，討論到的雖然只是許多作品中的抽樣精選，却已可代表時代心聲。談到那天在場的中國作家或研究文學的學者，人數確實不少。坐在主席臺上的，有夏志清、

白先勇、劉紹銘、王靖獻(楊牧)、和茅國權。擠在聽眾席上的，有於梨華、姚莘農、黃伯飛、鄭愁予、張系國、余國藩、董保中、洪銘水、趙岡、黃胃、鍾玲和陳幼石。當然還有更多記不起來的人物在。

主席說明後，接着介紹五位主講人：Timothy A. Ross (中文名字羅體模)，執教阿堪薩斯(Arkansas)州立大學，講「姜貴的小說」。白先勇，執教聖巴貝拉(Santa Barbara)大學，講「流浪的中國人」。劉紹銘，執教威斯康辛大學，講「白先勇的作品「臺北人」」。王靖獻，執教華盛頓大學，講「臺灣的詩」。最後由執教新匹茲堡(Shippensburg)州立大學的茅國權作綜合討論。這兒無意替那個會議的細節作紀錄，只想就羅體模在會上發表的論文「論姜貴的小說」(Themes in

Chiang Kuei's Fiction), 稍作引述。

羅體模是研究中國文學的美國學者，他在讀了夏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國二十世紀小說選」等授課講義或書籍後，便決心以姜貴的小說作為他博士論文的題材。一九六〇年初，他曾經專程前往臺灣，拜訪姜貴，蒐集資料，可見他認真求實的精神。回來後寫完他的「姜貴評傳」，獲得了博士學位。這次會議上發表的這篇論文，就是他那篇博士論文的縮寫本。原書已在紐約排印，最近就可出版。美國人把自由中國當代作家作品當作博士論文的，姜貴是第一人。羅體模認為姜貴的全部作品可以歸納為三個重點：反映中國傳統社會的實在情形，描寫醉心共產革命者的狂熱虔誠和分析這些革命者的得失和希望。

姜貴的作品經羅體模引述研究過的，有「突圍」、「旋風」、「重陽」、「春城」、「碧海青天夜夜心」、「朱門風雨」、「焚情記」和「喜宴」。這些作品被羅體模引述得最多的是「旋風」。

「旋風」着力描寫方家破落複雜的家庭關係，描寫方二姐如何被她的繼母秀才娘子逼死，描寫方祥千如何因他姪女方二姐的死而「感到這種舊家庭的罪惡之深，想想人與人的關係是再也不能不作一個根本改變了」。他描寫方二姐自殺那夜的心情說：

她點起一根香。插在窗前的香爐內，但她並沒有目的。她是一個被遺忘的弱女子，她孤孤單單，不但沒有接近她的人，也沒

有接近她的神。她的香不是獻給神的。」

於是方二姐把她自己「蕩悠悠的用繩子吊着，……就這樣草草地結束了她的一生。」她的死加強了方祥千的革命情緒。他想：

「自從太平天國以來，我們什麼都試驗過了，都沒有效驗！我們只有最新的也是最後的一條路了，那就是共產！」

方祥千不但自己秘密參加共產黨的活動，而且勸他的姪兒方培蘭也加入他們的組織。方培蘭向方祥千訴苦說：

「六叔，您老人家知道，我抱着一個老婆，十個孩子，不要說教育，連飯我都管不起他們。眼看將來是一羣討飯的，沒有一個會有出息。」

方祥千趁機會把共產黨的好處，

說給方培蘭聽，並且描繪俄國實行共產主義後社會上的富足康樂情形說：

「俄國經過十月革命以後，社會革命成功了。大家做工，大家種田，大家吃飯，大家一律平等，大家都有自由。結婚自由，離婚自由。老婆不如心，馬上離掉，再換新的。國家設有育兒院，孩子養下來，往育兒院裏一送，你就不用管了，一點也不牽累你！病了，國家設有醫院，免費替你醫治。老了，國家有養老院，給你養老送終。總之，人家俄國是成功了。」

方培蘭入了黨，而且最後當了「旋風縱隊司令」，方祥千當了這個縱隊的政委。姜貴這本五百多頁長篇小說的結局，是方祥千這叔叔倆經過長期的革命鬭爭後，對共產黨的作風有了太多的瞭解，也有太多的失望。於是他們暗中又去反對共產黨。偏偏方祥千的兒子方天立立功心切，「大義滅親」，竟把他倆向共產黨告了密。下面是這叔叔倆被共產黨捉起來推進一個地窖後的對話：

「六叔，這個時候我想起來了，當初我們的縱隊，起名叫旋風，就不是好兆頭。你老人家想，旋風固然有聲有勢，代表迅速和威力，無奈它好景不常，有如曇花一現，一陣颳過去，就消散了，變得什麼也沒有了。我們爺兒兩個不正是這樣的嗎？熱鬧了一陣子，今天被打進紅薯窖子的冷宮裏來了！金錢、名譽、地位、理想、希望，什麼也沒有了，不正像一陣颳過了的旋風嗎？」

方祥千不住地點着頭說：

「三十年來，我做着一個漫長的夢！直到今天，他們才幫助我明瞭了一個真理。培蘭，豈但你我兩個人的遭遇像是一陣旋風。我想，照他們這種作法，整個共產黨的將來，也一定要像一陣旋風。他們雖然蓬勃一時，然而終必轉瞬即逝，消滅得無蹤無影，變成歷史的陳跡。我們此時固然自以為身當大難，但從整個人類演進的過程來看，共產黨的興起祇是順流中偶然激起的一個回流而已。走着相反的方向，是永遠沒有可能達到目的的，他們萬萬沒有成功的道理。……旋風，旋風，他們不過是一陣旋風！」

胡適博士在民國四十六年（一九五七）十二月讀了「旋風」一書後，

給姜貴的信說：

「你真是有心人，可惜我沒有機會得讀你以前的小說。在讀完了這本小說之後，我最佩服你借方天茂嘴裏說的一句話：

『你老人家幹共產黨，是離開現實的。你所憑的只是一種理想，像修仙的人學着打坐辟穀一樣，爲了一種永遠不能實現的想像去吃苦，實在是沒有意義的。』

你用『修仙』作譬喻，再好也沒有了。我去年在芝加哥城演說，也曾說：『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無階級社會』是一個從來不曾有過也永遠不會實現的理想。所以我特別注意到方天茂這幾句話。修仙的人爲了一個永遠不會實現的想像去吃苦，那還是自己叫自己吃苦。共產黨則是爲了一個永遠不會實現的想像去屠殺生靈，去叫整千萬的生靈吃苦！」

對文學作品稍有興趣的人，對姜貴這位作者大概不會太陌生。除去他的許多長篇以外，臺灣各報上經常可見他的著作發表。羅體模在論文裏介紹姜貴說，姜貴是現任臺灣的自由中國作家，出生於一九〇八年。他把他祖國的苦難時代，充份反映在他的小說裏。小時候他在濟南和青島受教育，二十歲不到便投筆從戎，參加了北伐和八年抗戰。他和三十年代的許多名作家老舍、巴金等，都是同一時代的人物，却不曾像那些人物一樣早就「名滿天下」。一九四八年他隻身遷居臺灣以後，才考慮到他是歷史的見證人，於是全神貫注在寫作上。他用

他雄渾樸實的筆觸，寫出中國社會傳統和反傳統的鬭爭，寫出大時代的變遷。最後譯述羅體模在他的論文裏所作的結論如下：

「總之，姜貴的作品，代表一位二十世紀中國藝術家和史學者的專注精神。他認清了中國的過去和它的傳統文化，他知道某些傳統缺點應予揚棄，他也堅持對有價值的文化遺產例如孝親和敬業，應該善加保持。他知道中國在反動內戰和外來侵略下遭受的痛苦有多麼慘重，但他認爲共產主義在進步的人類歷史潮流裏，是絕對落伍的。他的小說描繪出時代巨輪帶來的變遷，他的信心是在中華民族的生死搏鬥裏堅定起來的。」

——原載六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中央副刊